



散文·往日情怀

旧时光

□王剑

那年秋天,我到镇里上初中。镇中学紧偎着一座青山,一条小溪从旁边缓缓流过。几幢红瓦房、蓝瓦房,掩映在绿树丛中。远远望去,就像几只张开翅膀的蝴蝶停在那里。

到外面独立生活,还是第一次。我感到很新奇,也很亢奋。我把一捆谷草散开,在上面铺上苇席,一个简易的地铺就搭成了。夜晚,一群群蚊子在头顶上轰鸣,跳蚤在苇席上“嘤嘤”跳动,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的好心情。

清晨,鸟鸣开启了我一天的美好。班主任韩老师吹着哨子,领着我们在校园里跑了五圈。都是山里的孩子,脚步迅捷得像小鹿,五圈根本算不得什么。

韩老师三十多岁,大背头,一身蓝色的中山装透着文雅。他的语文课讲得很生动,一开口就是诗词两句,很丰润,很有底蕴。上他的课,我的思绪常常散得很开,就像白云一样,来来回回地飘。他讲《老山界》,我总想着学校旁边的黄鹿山;他讲《小桔灯》,我总想着操场边那棵挂满红果的柿子树;他讲《白杨礼赞》,我总想着河滩里那一棵棵挺拔的钻天杨。我的想象力得到了韩老师的多次表扬。不久,我的作文《泡桐颂》

“发表”了。韩老师亲自用毛笔抄写,张贴在镇信用社东边的山墙上。很多人都围着看。我趁没人的时候,也偷偷去看过两回,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

我们的教室与伙房面对面,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十米。临近中午的时候,伙房里腾起袅袅的水蒸气,饭菜的香味也开始一阵阵侵袭,就像无数双伸开的小手,在我们饥饿的肠胃里,揪了又揪。

午饭多半是糊涂饭。我们盛上一碗热面汤,蹲在伙房前面的柿子树下,然后把自己背的干粮掰碎了泡进去。不远处,是一口水井,用辘轳打上水来,就是我们饮用的茶水。

一天下午,上历史课,进来一位慈祥的中年人。他没拿课本,背着手给我们讲故事:秦朝时,北方的匈奴经常犯边。没办法,皇帝就派大将军蒙恬去修长城……我们听得入了迷,不知不觉一节课就过去了。后来,学校开大会,我才知道,这个不拿课本讲课的人就是校长。校长在大会上讲话时,喜欢站在一块方石上,话语简洁,透着一种威严。我至今仍记得他站在方石上讲话的样子。

初三时,我们的学习一下子紧张起来了。再也没有时间坐在河滩的鹅卵石上悠闲地读书,再也没有心情躺在后山

的黄沙岗土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时,忽然调来了一位姓孔的年轻老师。孔老师很斯文,也很新潮,他是我们学校第一个穿鸭绒袄的人。他板书的时候,我们都盯着他悬在棉袄后面的帽子,偷偷地笑。有一次,他上完了课,说给大家抄一首歌,就拿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那蝴蝶停在那里……”罗大佑的《童年》。句子很长,但很优美。我听着听着,思绪又像白云一样飘走了。只是,在溪流边我没有找到榕树,只看见教室外面泡桐树紫色的花朵开得正盛;操场边也没有秋千,只有一排丝瓜藤攀缘而上,绿意盎然……

七月来了,我们就要毕业了。同学们有点怅惘,也有点恋恋不舍。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十七年后,镇中学竟然被黄河水淹没,永远隐藏在了时光的深处。

前不久,小浪底水库排沙放水,黄鹿山谷水位随之急剧下降,我们都赶回去看。沟底的马路露出来了,地标性的石拱桥也露出来了,唯独镇中学却被黄河水彻底抹平,了无痕迹。站在松软的泥土上,我有点儿恍惚,曾经的旧时光竟在我的心底慢慢复活:阳光,河滩,溪流,白杨,还有那位老校长……

诗歌·紫陌红尘

再见,2018(外一首)

□小鱼儿

仿佛还没有来得及被深爱
你柔软的坚硬的指尖,已匆匆
划过我随风摇曳的发丝
仿佛这世间诸多没有被爱情
深深碾压过的事物

时间总是苍白的呵,我们都是
时间的孩子,都无法停歇地
怀揣着时间的休止符,在这个
跌宕起伏的尘土飞扬的尘世里
用尘土兑换尘土,兑换虚无

时间总是苍翠的呵,总是
不停地吐露着轮回之美,灵魂之美
那些用语言,用艺术也无法说出的
动人画面,只有星辰根深蒂固的乡音
以及时间,能够说出

再见,我的2018,这响彻我耳畔的
人世间永不落幕的摇滚乐
再见,那些我深深爱过的花
再见,那些我深深爱过的河流

再见,那些深深爱过我
也深深伤害过我的人们,愿你们
能够在尘世里获得幸福
愿你们拥有一个美满的前程和余生

也祝愿我自己,身披着自己用黑夜
用荆棘和星星的情话,艰难
刺绣出的这世间无比柔软的盔甲
从此,君临天下

爱人,下雪了

爱人,下雪了
我爱这漫天飘飞的蝴蝶和童话
这热烈的静谧的皎洁的光阴
你也喜欢吗

每一朵雪花,都是冬天写给
春天的情书
都是冬天送给春天的信物
每一朵雪花,都是天空说给大地
说给整个尘世最美最美的祝福
每一朵雪花,都
携带着万物无法言说的词语

爱人,此刻,你若站在
大地的中心,站在
满目雪花的对白里,我一定会
刹那间幻化作这漫天顽皮的雪花
在你的身边,任性地玩耍
在你的额头、唇边、温暖的掌心
轻轻扑打,悄悄融化

随笔·轻风物语

冬天的树

□寒山

只是午后一场不太大的雨,一场够不上级别的风,傍晚时分,落叶已落了厚厚一层,满目萧条。那时雨差不多已经停了,但地面潮湿,凹陷处有浅浅的水洼,不少叶子落在水洼里,被水紧贴着,而未落树叶的影子又映在水面,风穿过树梢的时候,倒影晃动,那样的热闹,又那样的安静,实在是一个不寻常的境界。当临街店铺的霓虹亮起,这满地的法桐树叶,忽然又显出春花烂漫的神采。

我有一瞬间的恍惚,想要在树下多站站,和满地的落叶多待一会儿。人一旦停下前行的脚步,就很容易陷入回忆之中。那夏日暴风雨也很难摇曳下的树叶,怎就忽然羸弱至此,半点风雨也经不得了。难道是在空中漂泊太久,急于投入大地的怀抱?仿佛也是一场算不上大的风雨过后,树上的叶子全掉了。清晨,父亲起床后用大笤帚将院中落叶扫成一堆,堆在院落一角。等到天气干晴的日子,点一把火,将树叶烧成灰,撒在树根,等来年化成春泥。那树叶燃烧时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苦涩的气味,却一点儿也不觉得难闻……

清晨去上班,看见树叶已被清洁工扫进垃圾车,运往垃圾中转站,落叶再难归根,再难化春泥。我在网上见过,垃圾填埋场,垃圾堆积如山,山上常年有拾荒的老人,也有身材单薄的孩子。他们在垃圾山里寻找的时候,会不会拿起一片落叶,在阳光下端详叶面上的纹路?

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留着齐耳的短头发,喜欢坐在堂屋门前的石阶上,看初冬的风把树叶从空中运送下来,一片一片落在地面上,我有时捡一片喜欢的落叶,有时在空中徒手接一片,叶纹大抵相似,却又各不相同。当石阶周围积了足够多的落叶,杨树叶、椿树叶、槐树叶、榆树叶……风时而把它们吹散,时而又吹拢在一起,这一散一拢,起起伏伏、呼呼啦啦,便有了海浪的形状,我成了一尾困在海岛上的游鱼。

当我走下石阶,走进乡野的树林里,走进更深的落叶的海洋之中,那里的落叶无人清扫,经年累积,脚踩上去,有绵软的感觉。在冬日的树林里行走,有一种凛冽的、清新的,使人的精神为之一振的空气感。因为树叶几乎全落了下来,枝端残存的几片叶子在风里兀自摇晃着,有些像春天的花,只是没有颜色,冬天的树叶都变成了素净的颜色。

等这仅剩的几片叶子被风摇落,或者被鸟儿啄下来,树木只露枝干和筋骨,挺拔铮铮,晴日里像个智者,在天空下静静地思索,天空蓝得不能再蓝,没有风,空气清而冷。雪前的几天,天灰蒙蒙的,树梢上仿佛萦绕着一团淡紫色的烟雾,挥之不去,等到了雪,冬天的树便成了玉树琼枝,通体的白,被雪裹着,成了一棵棵雪树。这是北方小城特有的景致,我也是在南方生活过几年以后,再回到北方,才更真切地觉得,北方冬天的树具有无穷的魅力,夏天散落荫凉,冬天沐浴阳光,非常沉

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的话,一定要扎根在北方。

当我的思绪全部陷入回忆,我竟完全忽略了正走着的这条路上的风景,就拿法桐来说,它的枝干在冬天是浅黄色的,和冬日的粗砺截然相反,看起来格外柔和。继而是一排水杉,一排广玉兰,一排银杏,间或穿插几棵小枫。于是,这一层橘红,一层苍绿、一层鹅黄,上面点缀几粒小朱砂,错落有致,层叠有序,双眼在行走之际,便看到一幅流动的立体的水粉画。其实,只要稍加留意,无论冬夏,不关晨昏,无妨晴雨,自然界都会毫不吝惜地在我们的眼睛上投下美的影像。可很多时候,我们脚步匆匆,无暇一瞥。

当我坐在办公室里,从窗户向南远眺,目之所及是一片杨树在天空的灰色剪影,我记不清之前它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春天的布谷鸟是否曾在它的枝干上歇息过,更别提如一团黑墨般的鸟窝是谁的杰作,我怎么会知道呢?很多个复制粘贴的日子,我的记忆都是一片空白,仿佛不曾活过……

川端康成的《古都》中,千重子无法忘记的是枫树洞中的两棵紫花地丁,我无法忘记的却是童年那些冬天的树,我愿意用更多的笔墨去写它,如果有一天,我能循着回忆的线索穿越回去,那是时光予我特殊的恩赐和厚爱。如果不能,在我年老的时候,在记忆的长河混沌之际,我能从这些文字中,窥得过去之光景一二,亦是时光的恩赐和厚爱。我将感激万分。



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沙澧河”,阅读副刊美文。本地作者投稿邮箱:13938039936@139.com
投稿电话:13938039936